

再走一次 特富野

遊走林徑是幸福 尋覓飛羽是幸福

拈草惹花是幸福 特富野回憶之旅～滿滿的幸福

只除了藍綠的選情之夜 不預期的跳入眼中 干擾了平和的山中之夜

文、圖／旅人

出國之前，選了一條不會太累卻可以練腳力的行程，2300-1700 近 600 公尺落差的旅程，林相自霧林帶針葉林到針闊葉混合林再到樟櫟林帶，清新的空氣，略帶冷涼的溫度，釋放了身體的緊張壓力。

2 個半月未下雨，儘管森林是水的故鄉，日人栽植的柳杉成林隱蔽性佳，但乾涸的溪谷，泛白捲縮的苔蘚厭厭的附著在石塊上，散發出「我需要水」的訊息。在林中，不時露出且帶有編號的紅檜樹頭，經林務局闢為國家步道而遺棄在一旁的鐵軌，甚至於日本人躲避美軍轟炸的防空洞，一幕幕的歷史遺跡、一則則的傳說，在汪莊主的帶領解說下，與日本遊客共享「山水線舊鐵道」的古往今來，沒有憤慨的情緒及民族情結，只是走訪這片雖經砍伐卻依然林木參天的中高海拔針葉林。

一個急轉彎，就在大家爭論著像咖啡的不明植物(後來知道是桃葉珊瑚)的同時，雲霧繚繞在山谷，將子遺植物「雲葉」籠罩在濛濛的迷離之



走來舒適宜人的特富野古道

中，翠綠、深綠不再是唯一的色彩，灰與黑成為潑墨意境的主調，在飄忽的水氣移轉中，忽隱忽現，仙風道骨的遺世傳說，迴旋在阿里山鄉的旅人心中。

當陽光自林隙灑在轉彎的鐵道中，恰似一股暖流流入心中，雖短暫卻彌足珍貴，光影斑駁的瞬間，驚奇的我想要留住，卻不敵自然的迅變，僅留一絲神聖意象，深鎖在記憶深處。

走走看看，翻翻圖鑑，感謝山友的同行，讓久未如此享受山林學習之趣的我，又回到往日時光。那是一段共同學習的旅程，且是放慢的旅程，更是培養觀察眼力的過往時光。自踏上登山之路，若有所失，也是一直無法放開的結點，更是思考如何突破的關鍵，「放慢」與「時間壓力」一直是勢不兩立的，觀察要慢，到達休息定點卻是登山安全之要，如何取得平衡，我仍然學習著。

喜愛陰暗潮濕的蕁麻科植物，沿途成群的生長在道路兩側，帝雉、藍腹鷓喜愛的火炭母草與戟葉蓼，也散生在林徑旁，古老的紅檜巨根抓握著山林的土壤，在時光洪流的沖刷下，裸露而出的部分懸吊在傾斜的坡道上，糾結盤據的姿態成了獵奇的目標，噴上編號、立上告示牌，嚇阻垂涎的商人，勿動汗毛。雄偉的森林子民，以盤結的根系突顯保護土壤的秘密武器，步履其間，投以敬佩的眼神。

下到 2000 公尺左右，霧靄又竄出與我們同行，垂降的階梯，羅列的林木，並行的夥伴，神秘紛圍令人屏息，心不禁柔軟了起來。在霧中才

↓ 抱接中的拉都希氏赤蛙



有的情懷，總在左顧右盼中獲得滿足，貪戀這份迷離，放慢步伐，盡情享受。

當海拔向下，茂密的針葉林逐漸被五彩繽紛的闊葉林取代，行走的路徑也被更多的陽光眷顧，沿途低矮的植被蓊鬱一片；一轉彎，金黃發亮的樹就在眼前，一低頭，滿地的紅褐落葉灑滿林徑；一回首，陽光又自霧中竄出；本來聽講的隊伍已成零星分布，各自遊走，以自己的韻律節奏走在冬季的森林中。

下切的路徑因去年的風災而崩塌，自上方崩落的巨石、倒木毀了原有的林道，滿目瘡痍，更加震懾於大自然的力量。在日頭逐漸西沉的古道上，白耳畫眉、冠羽畫眉、小啄木呼應著晚餐時刻，活潑鳴叫於散亂的亂石枝枒間。

下到產業道路，貨車載我們駛離屬於山林的幽靜，去到宣揚部落文化的山莊。興旺的營火、高昂的歌聲及童稚的遊戲，特富野的夜晚雖然有點無奈。但，撲鼻的香、飽滿的竹筒飯及新鮮的有機蔬菜，增添用餐的滿足感；義大利麵及白飯的烹煮技巧大解析，更為山野生活注入生命力。

隔日清晨，群鳥的呼喚，引領著向神秘谷前去。零星的聚落，散生著生活的作物，簡居在山中，過著悠然見群山的生活，終日與自然為伍，卻也需自力更生，沒有三兩三，焉能住涼山。山櫻的紫紅發出深情密碼，甜蜜的汁液誘引群鳥聚集，來回穿梭，得跟上牠們跳動的速度，才能在逆光與順光的轉換中，在葉與花的錯綜排列中，在仰角與俯視的角度裡，尋獲靈巧的身姿。

次生林凌亂的林相魅力雖不及原始林，但是多樣化的植栽卻孕育更多的可能，沿途鳥蹤處處，棕面鶯、灰喉山椒、紅胸啄花、小卷尾、畫眉科覓食團及經常在山野獻唱的大冠鶯，令晨間的健行賞鳥頗不寂寞。而小如指甲片的中國樹蟾、在糯米團上緩慢移動的細蝶幼蟲及在溝渠中抱接的拉都希氏赤蛙，屢屢搶奪著觀察的視線，

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都令人無法忽視，這正是山野林間的魅力，從不知道在下一個轉彎會遇到什麼？

來到神秘谷，久未修飾整理的原始河道在自然強力更迭下，早已路徑盡失，沿著亂石崩場的溪谷上溯，在紫紅落英的密徑引導下，幾經懷疑的終見神秘谷真面目。清澄的水自山壁慢慢滲出，沿著巨石橫陳的凹處匯聚，透明、沁涼、令人感動的純淨，洗滌雙目淨化心靈。陣陣的涼意襲來，在山裡，山櫻更加璀璨的綻放，滿山的綠意因它們的風采更顯生機。



午後，特富野部落之旅理應有文化的導覽，可惜莊主人須應付中日兩個團體，無法兼顧，已遭日本團砲轟，有點草率的帶領我們到部落中參訪“庫巴”及達邦部落。整修中的庫巴依然無法就近參觀，尤其因性別的緣故更是只能遙望。看著傳說中的男子聚會所，嘗試去建構昔日的風光，屋頂的金草蘭是鄒族的神花，只有酋長家及聚會所可以栽種，至於前方的雀榕更是天神降臨的天梯，須在每年舉行“馬雅斯比戰祭”時，砍除枝葉以利天神降臨。昔日因應時機舉辦的戰祭，今日會在每年的2月15日輪流由達邦部落或是特富野部落來舉行，在嘗試保留文化的同時，我們這些異鄉人理應尊重他們的傳承之心。

部落之旅雖小有遺憾，身體吸納的芬多精，眼睛看到的景觀及耳朵聽到的故事，充填心靈，即便是回憶之旅，身心靈載滿幸福。